

我的老班长

■王金国

新兵连有位文班长,他是我军旅生涯的首位班长。他脸上总带着憨厚的笑容,眼角的细纹里藏着对我们这些新兵的耐心与关怀。刚入伍时,我对一切都陌生,被子叠不成规整的“豆腐块”,队列走得歪歪扭扭,就连内务卫生也毫无头绪。文班长亲手手把手教我叠被子,用尺子仔细量边角,反复示范动作;队列训练时,他不厌其烦地纠正我每一处细节,从摆臂的高度到踢腿的力度,甚至连眼神的方向都一一调整。他常说:“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。我们是军人,就得有军人的样子!”尽管离开部队已经几十年,老班长的模样和那些朴实的话,还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老连队的王班长,是我新兵下连后遇到的首位“领路人”。他肤色黝黑,身形高大,站在队列前方时,宛如一棵挺拔的青松,眼神锐利而沉稳。在战术训练场上,王班长堪称“活教材”。进行匍匐前进训练时,他会趴在泥泞里为新兵示范,即便泥浆溅满全身也毫不在意,只是专注地讲解动作要领:“注意压低身体,利用地形掩护,眼睛时刻观察前方,手脚协调发力……”在生活中,王班长更像一位兄长。新兵生病时,他会端水送药,关怀备至;新兵因思乡情绪低落时,他会耐心谈心,用自身经历给予鼓励。王班长通过言传身教,一步步雕琢着新兵这些“璞玉”。

已退伍的熊班长,是我在军旅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位退伍班长。和王班长不同,他并非总在训练场上冲锋在前,更多时候是在幕后默默付出,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心思,为整个班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熊班长最让我钦佩的,是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和对战友的深厚情谊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班承担了一项重要的装备维护任务,时间紧、任务重,其中一个关键部件的调试出了问题,大家忙得焦头烂额。当时熊班长身体不舒服,却仍然坚守岗位。他没有急躁,而是冷静地分析图纸,逐一排查故障点。他一边指导我们操作,一边耐心讲解原理:“这个部件的精度要求很高,稍有偏差就会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,我们绝不能有半点懈怠。”最终,在他的带领下,我们成功排除了故障,按时完成了任务。

退伍之后,熊班长选择自主择业,进入地方一家报社,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一次,我出差时特意绕道去看望他,彼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对着电脑屏幕敲击键盘,侧脸的轮廓在阳光映照下,依旧带着当年的那份沉稳。他的办公桌上堆积着厚厚的采访资料,旁边还放着一个磨损得有些掉漆的保温杯,和他在部队时用的那个极为相似。我问他是否适应新工作,他端起保温杯抿了口茶,说:“起初确实困难,从事文字工作比扛枪还要吃力,写的稿件一次次被退回,急得我嘴上都起了泡。但回想在部队的时候,再艰难的任务不也都挺过来了吗?”如今的他,虽已不再身着军装,可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、那份对工作的执着以及对普通人的热忱,未曾有丝毫改变。就像他桌上那个掉漆的保温杯,尽管外观有了磨损,却总能泡出最温暖人心的茶;而他写下的那些文字,也如一股股暖流,温暖着每一位读到它们的人。



(视觉中国)

父亲的摩托车

■康志远

父亲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骑回了那辆豪爵摩托车,对我们家来说,这绝对是“鸟枪换炮”的大事——我们家有了摩托车了。在此之前,他每天都和工友们骑着自行车,往返工地与家之间。

那时村里的小车还不多,摩托车轰鸣的引擎声,是这个古朴的村子里最响亮的动静。那时的我很喜欢坐上父亲的摩托车后座,年轻的父亲孔武有力,能直接把我抱上车,我紧紧抱着他的腰,跟着他穿梭在村里的大街小巷,拜访亲戚,就像是一阵来去自如的风。尤其是在夏日午后,冰冰凉凉的风从四面八方涌来,能把后面

稀稀疏疏的人声甩得很远很远,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是任何玩具给不了的。每个男孩童年的记忆里,都藏着一辆酷酷的机车,父亲的摩托车便是最初的样子。

到了初中,我开始无心学习,父亲仍旧坚持骑着那辆摩托车,每天接送我上下学,并非为了省钱,而是为了跟我多待一段时间,多说上几句话。路上他总反复叮嘱我,到学校要认真听讲,不要跟人家打架。别人开一趟,他就开两趟,他开得很慢很慢,慢到有说不完的话。父亲在车头,没看见后座的我昏昏欲睡的不耐烦,我也忽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父亲头上冒出的白发。那时的我并不明白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怎么

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讲。

时间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,跑起来就不停。时间也是一剂良药,慢慢磨平了我急躁的心性,让我沉下心来思考。高三那年,我拼了命地学习,只为了把以前落下的功课补回来。父亲的摩托车,也开得更勤了。高考那几天,他实在不放心我吃外面的快餐,天天骑着车,给我送家里做的饭菜。

转眼间,我从那个顽劣的少年,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。而父亲的摩托车也和他一样,在岁月里慢慢老去。车身的品牌漆已经被磨损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,引擎声也不再像当初那么清亮,反而像喉咙里卡了痰,带着沉沉的闷响,有时真怕它一口气上不来,突然熄火怎么办?

我很佩服父亲这个年龄段的人,一件东西到了他们的手上,可以用得很久很久,他们尝过生活的苦,所以格外懂得珍惜。不像我们,一部手机用两三年就想换新的。

去学校报到那一天,父亲依旧坚持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单位,说实话,我犹豫了。要是让我未来的同事、学生看见,他们会不会觉得寒酸?会不会不符合我一个老师的身份?

事实上,是我多想了,我根本拦不住父亲分享我的喜悦!即使他和他的摩托不再年轻,一个农村的泥水工,能把两个孩子送进大学,让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这是多大的一份荣耀!在这份荣耀面前,我这一点所谓的“自尊”被消解了。更何况,有时不是我们离不开父母,而是父母离不开我们,能被父母依赖,也是一种幸运。

他依旧骑着那辆老摩托,欢快地带我穿越大街小巷。他在分享我的喜悦,我也读懂了他的依赖。那一刻,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,阳光真好!

九领牛皮做一次披

■戴高山

“九领牛皮做一次披”,是从前父母“放刁”孩子的狠话。但这话,却从未在父亲口中蹦出过。

父亲是一个温和实在的人。在外面,大家都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父亲对他八个子女,从来不打不骂。

父亲是生产队保管员,工作十分认真,从不徇私舞弊,所以难免得罪人,少不了让一些调皮捣蛋的年轻人,寻找机会作弄。

有一次,父亲和几个年轻人去车水,被那几个年轻人算计了。原来,那几个年轻人突然发力,将水车踩得飞快。父亲年老,又没防备,脚下一个不小心,便从水车的轮子上摔下来,摔伤了腿,被那几个年轻人抬回家。

母亲知道事情缘由后,坚决要找那几个年轻人讨说法,其中就有大伯的儿子。她追到大伯家里,一顿没头没脑的投诉,气得大伯操起擀面杖,在石埕上追着堂哥打,口里一顿臭骂:“你个天寿仔,天天惹是生非,不尊重长辈。连你亲叔都敢作弄,今天让我逮着了,让你‘九领牛皮做一次披!’”

大伯会打堂兄,而父亲却从不打骂我们,我家一窝子兄弟姐妹,从来都是老老实实、安安分分从不做坏事的人。

记得有一天早上,母亲叫我到厨房吃稀饭。当时,我手里刚好有一个芒果,很想吃。我执意让母亲帮我削皮,想吃那个芒果,再进去吃稀饭。可母亲不依,说早晨吃稀饭比较好,芒果可以先放着,等吃完稀饭再吃,这样对肠胃比较好。

可我哪里听得下去,便和母亲杠上了,哭着闹着,坚决不吃早饭。

父亲听见我哭闹,从屋里走了出来,一把夺走我手中的芒果,往古大厝那条暗黑的护厝小巷里,用力甩去,把芒果丢进小巷里,头也不回走了。

那时,我真切体会到父亲的严厉。父亲不是没脾气,而是有修养,恭谦忍让、清正廉洁且不与俗人计较。否则,他那个生产队保管员,也不可能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
自那次之后,我开始敬畏起父亲,慢慢也懂事了,不再招惹父母生气。

我们家古大厝里住着许多宗亲,除了辈分高低之外,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血脉。父母虽然从不打骂我们,但隔壁家的孩子,却没有这种福分,比如我的堂兄。

时常能听见隔壁邻居、田头厝尾谁家父母的打骂声传来。这在过去没有文化的年代里,也算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,因为,那时的长辈多

半是文盲,像我父亲这种读过私塾的人,一个生产小队里没有两个。

所以,想起隔壁邻居孩子被打,我感觉童年是幸福的,虽缺吃少穿,但有如此仁慈的父母呵护,这辈子算是投对胎了。

随着社会文化的普及,教育文明向前推动,棍棒教育已然离开大多数家庭,随之而来的,是文化教育的规范,实在让人欣慰。

如今闽南,“吃肉配竹仔笋”和“九领牛皮做一次披”,还会在爷爷辈口中说出,但年轻一代,他们既不经历也说不出口,算是家庭教育的一大进步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